

主講人：鄭振煌教授

主題：生命的機轉與昇華

引言人：許宗興副教授

引言人：

各位老師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同學：大家好！今天很榮幸由我來擔任鄭教授的引言人，我想如果是有神通的人或者是直覺力比較好的人，一定會發現華梵這個地方今天是光芒萬丈的，因為很難得請到了四位各個領域中生命實踐的大師級人物到來，相形之下，我覺得我是一個相當渺小的人。不論是這四位大師或者是他們的引言人，個個都能言善道，也都是偶像中的偶像、名嘴中的名嘴。我有這樣一個感覺，那就是今天早上以及剛才聽了一些大師級的演講，都深深觸動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心弦。譬如說王鎮華老師要我們有一個主體性的建立，王邦雄老師要我們認命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的承擔起來，我中午也和系上老師發出求救的信號，但是他們好像都不太願意理會我，所以我只好承擔起來充當引言人。現在我想言歸正傳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今天四場專題講演裡面，有兩場是儒家的大師，一場是道家的，現在這一場是佛教大師級的人物。儒家先排兩場，實際上也是有道理的，因為就比例代表制來說，儒家的人數要多得多，所以我們請了兩位，道家以及佛家的人口數較少了一點，所以我們今天這兩方面都各請一位大師。

鄭振煌老師目前在中華佛學研究所擔任教授，也在佛教力行學院和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擔任副院長，又是慧炬雜誌社的發行人、慧炬出版社的社長、中華慧炬佛學會的副理事長、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祕書長等公益慈善團體要職。慧炬這個社團實際上很早以前就成立了，在引導大專學生走入佛學研究上的貢獻非常大，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接受了慧炬的獎學金資助，所以我非常感謝這樣的一個社團。

鄭老師在翻譯方面，要算是國內著名的翻譯大師，他最有名的譯作就是《西藏生死書》，目前在臺灣就已經有三百多版了，還不算在中國大陸等地區的出版數量。一般我們大概十幾版就算很多了，所以我想此書應該可以列入金氏記錄。他的翻譯因為有修辭做基礎，所以，非常有內涵，文筆典雅，就翻譯的這個領域來說，算是非常重量級的人物，其它的譯作還很多，譬如說《心靈神醫》對於有心要修行的人幫助很大。在修持的部分，他非常客氣，事實上，我看他大概在淨土宗、禪宗、西藏四大教派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，並使用他們的法門，所以在這部份應該有非常深的修行體驗。現在我不想浪費時間，就請鄭教授為我們發表他的佛教修行體驗，讓我們以熱烈掌聲來歡迎他。

主講人：

一、命題的由來

首先要感謝許教授的介紹，他說今天請了四位大師級的人物，其實應該說是三位大師級的人物，再加上一位大輸級的人物。大輸指的是我輸掉很多，至少我

輸掉了我五十幾年的光陰，我輸掉了很多很多我喜歡做的事情，我又輸掉了今天向這麼多大德請教的機會。今天的機會是林主任一兩個月前無給我的，我看到這一次演說的主題是生命觀、生命實踐這麼嚴肅的主題，因此大約兩個星期前主任交代要有講綱，我就不揣淺陋用了比較嚴肅的態度寫出講綱。但昨天晚上，主任又另外命令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的過程，我恍然大悟我所寫的這一些真的是大輸一場，我不想依照講綱上面的東西來說，對在座的年輕朋友寮會有一點沉重，所以我會穿插的做說明。

## 二、生命的形式與轉機

首先，我們知道生命一是種最寶貴的存在，這世間的存在太多了，比如說無生物的存在及有生物的存在，有生物的存在又包含了植物、動物，動物又有單細胞的動物、複細胞的動物，或低級生命、高級生命，乃至很多我們看不到的生命形式。這些生命形式存在於宇宙之中，只不過我們的位元、次元不一樣，人活在四維的空間裡面，長、寬、高加上時間第四度的空間，因此我們用感官所能夠接觸到的生命形式，也一定是四維空間的東西。至於存在其他維度的東西，從一維、二維、三維、五維、六維、七維到無限維的空間，都在有無數不同形式的存在，但我們都無法以功能有限的感官去認知。

依大乘佛教來說，菩薩的修行，亦即生命的昇華過程，有五十二個階位。修行圓滿的最高階位是佛，佛是無數維空間的生命形式，不是我們四維空間生命的凡夫所能夠認知，這種生命是不可思議的，因為他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身雖有生住異滅、生老病死，心卻能夠超越四度空間，而不為人的心所可思議。

在六道眾生之中，人是最寶貴的，因為人可以透過修行而超越、寬、高加上時間的四維空間，去探討比人還高層次的存在，這就是所謂解脫生死。

今天的報告主題是「生命的機轉與昇華」。機轉與昇華代表兩個存在的方式，生命的機轉是一種被動的存在，我們生下來是什麼樣子，長的是什麼樣子，老了是什麼樣子，將來死了又是什麼樣子，以個人來講就有很多不同的生命里程，若以整個民族、整個人類來看，更是千差萬別。這幾個月世界媒體上最轟動的消息，應是美國對恐怖份子發起無限制的戰爭。美國以強大的經濟力量對付賓拉登，從中我們就發現不同生命形式的存在，生命機轉的動力使得他的存在產生了千差萬別。又如阿富汗的土地是臺灣的一、二十倍，人口大約是二千萬，比臺灣少一些，可是由於它的歷史背景、地理位置、天候、宗教及文化傳承，使得阿富汗人無法享有基本人權與生命尊嚴。兩千萬人口經過這幾年的戰爭以後，幾乎有七百五十萬的人變成了難民，阿富汗的個人年平均國民所得，只有三十塊美金，諸位朋友想想看，臺灣這兩年來經濟衰退，退回到四年前的收入水平，但個人年平均國民所得還有一萬兩千五百美元。又如阿富汗的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一百六十三，百分之九十的女性、兒童是文盲，百分之六十的男生失學，即使是首都喀布爾一個醫生的收入，一個月才美元五塊錢，在座的朋友尤其是同學們，你們打工一個小時就不只五塊錢美元，而美國的年平均國民所得是兩萬五千美元，北歐國家則是

三萬美元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不禁讓我們想到為什麼同樣是生命，尤其同樣是人，而出生在阿富汗的人竟然是那麼辛苦？為什麼差別會那麼大呢？這就引起宗教家、思想家的興趣，去探討生命的形式、生命的機轉及生命要怎麼樣子推動讓它更好、更有機轉，也就是說，生命在運作的時候，是否有一套完美的公式，是否有一個推動的力量，使得生命變成更理想的形式。我們人比其他的動物來得高級，因為我們會思想，我們有數字的能力，有記憶的能力，我們四肢和生理的結構跟其他生命體不一樣，我們會思維，會記取教訓，我們會將自己的思想用符號、文字、語言表達出來，因此使我們生命昇華得比其他的動物來得快。而生命的機轉重心在那裡呢？生命要昇華，生命要實踐，其圓滿又是以什麼為中介呢？

### 三、生命的所依---心地

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·觀心品》說：「三界之中，以心為主。能觀心者，究竟解脫。不能觀心者，永處纏縛。」三界就是我們的生存世界，包括欲界、色界無色界。三界包含在座的諸位，當然也包含更高級或更低級的生命存在，而這些生命的存在皆以心為主。我們的生命如何轉機，不管是提昇或者墮落，一切都是以心為主。「能觀心者，究竟解脫」，能觀心者就是能夠反觀自己，能夠對自己的心多一分了解，就可以究竟解脫。解脫就是昇華自己的生命，讓自己更自由、更快、更光明、更有愛心，因而有智慧和慈悲來服務眾生、改善世間。能夠觀自己才能夠救人，假如不能觀心，那是沒有辦法解脫的。解脫的方法很多，比如說有人是藉著外在的財富、地位和物質條件，來解脫自己的痛苦。沒有飯吃，就拼命賺錢找飯吃；日子不好過，就拼經濟發展。但是我們發現，外在的東西沒有辦法讓人們真正解脫，外在的東西只能夠解脫一部份，只能夠解決自己的食衣住行，卻解脫不了心靈上的痛、心靈上的憂悲、心靈上的不安、心靈上的焦慮。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所面臨的最大痛苦是憂鬱症，目前臺灣罹患憂鬱症的人口節節上升，已經佔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，比起阿富汗或其他地區來說，我們的物質條件好多了，雖說這一、兩年我們的經濟不怎麼好，但還不至於像阿富汗、孟加拉、或非洲若干地區一樣，多數人是生活在饑餓的邊緣之中，可是臺灣竟然有高達百分之二十的人句是憂鬱症患者。為什麼我們的物質條件比五十、六十年前好多了，但是我們的憂鬱症患者卻比以前來得多，而尋求自殺解脫的人更多了呢？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物質越發達的國家人們，如果沒有觀心的話，終究是沒辦法解脫的，頂多只能夠解脫貧困或滿足食色性也的最基本需求。唯有觀心者才能夠究竟解脫，圓滿佛道，毫無牽掛地以平常心、平等心、光明心、愛心來看待人世間的一切。如果不能觀己之心，就永遠處在糾纏及束縛之中。即使我們不受食衣住行的束縛，但我們還是會受自己的憂鬱所束縛，受自己欲望所束縛，受自己的執著所束縛。我們執著的層面太多了，執著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行的、用的，執著自己的意識形態，執著自己的感覺，執著自己的想法，執著自己的意願，執著過去，執著未來，有幾個人能夠真正的安住在當下？想想看我們的念頭一起來，我們就開始憂鬱了，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念頭一起來，就回到過去或期待未來，無法活在

當下，內心所想的可能是前天、上個月或甚至幾十年前的一個快樂情境或痛苦遭遇，明明當下是在聽演講、讀書或做什麼事，可是我們的心沒有過來，我們的心跑掉了，跑到過去了，跑到未來了，跑到三點多鐘，跑到五點多鐘，跑到晚上，跑到明天。我們在幹什麼？我們永遠都是在懺悔之中，因為我們沒有觀心，因為我們沒有看到自己的心跑掉了，我們沒有看到自己的心處在什麼境界。我們的心總是往外追求，總是往外抓取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是沒有辦法究竟解脫的，唯有觀心才能得到究竟解脫。

#### 四、心地的提升和沉淪

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·觀心品》接著說：「譬如萬物皆從地生，如是心法生世、出世、善、惡、五趣、有學、無學、獨覺、菩薩及於如來。」心為什麼稱為「心地」呢？因為我們的心就好像大地一般，能夠生長一切萬物，植物也好，礦物也好，動物也好，有形無形都是在這大地之中繁衍生殖，不管那一種生命存在的形式，其高低完全依心理狀態而決定。以人來講，有些人成功，有些人失敗，有些人考試一百分，有些人不及格，有些人積極向上，有些人消極頹廢，全都因心而機轉。像在座的周爸爸，他有周大觀這麼可愛聰明卻早逝的小孩子，一般父母必然會痛心不已，但周爸爸能夠直下承擔，爲了這個社會的提昇，而永無止境的貢獻。爲什麼？這是因爲他昇華了生命，這是因爲他觀了自己的心，他知道要令世間的眾生永離纏縛，因此自己首先從喪子之痛的纏縛中解脫出來，成立基金會，推動社會文化教育工作。唯有觀照自己的心，看透自己的心，我們才能夠繼續生活下去，否則會被每一件不如意甚或如意的事情所羈絆，就往下墮落了。所謂六道，不是外在的形式不一樣，而是心的光明程度不一樣，生命的昇華程度不一樣。生命昇華得圓滿就是聖人，生命向下沉淪就是下三道，即使是人身，心也是禽獸不如，或像水深火熱的地獄，或與餓鬼沒有兩樣。其實如果沒有觀心，我們每一個人就都像餓鬼，我們一直在求什麼，一直在抓什麼，一直不會感到滿足，我們像餓鬼般抓這個抓那個，沒有安心的時刻，一直到生命要結束、要離開世間時，我們還不曾滿足過。世間又有幾個人能夠很瀟灑的離開呢？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彌留之際，還充滿許多遺憾，仍感嘆「革命物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。先總統蔣公九十餘歲的豐功偉業，到最後還是一樣有那麼多的遺憾，我相信即使他統一了整個中國，在他要離開人世時，還是會有很多的遺憾及未竟的志業。

所以，這個世間的生命存在都是從心地所生，你發了什麼樣子的心，你就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，就好像我們在大地中，要種蘋果樹、芒果樹，或者是讓它雜草叢生，或甚至要種毒草毒物完全都是自己的發心。你在地上種了不同的東西，將來就會有不同的產物。一個生命形式的完成都是在這個心，你是發心從事中國文化的發揚？或是發賺大錢的心？還是像賓拉登一樣，想要恢復某種思想的基本教義？一個人的發心、觀念就決定了他的人生、行爲。

#### 五、發心不可偏

文明的衝突、宗教的衝突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，只是因為有些人的心太狹隘了，狹隘到只關注到自己的思想，只以為自己的意識型態是至高無上的，不能容納別人的思想。去年二千零一年的三月十號，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就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兩尊古佛給毀滅掉，這兩尊古佛是世界上最高的石雕佛像，一尊是一百六十公尺高，一尊是一百一十四公尺高，這是人類文明的瑰寶，可是神學士政權的基本教義份子，只因爲《可蘭經》裡面說不可以崇拜偶像，就使用炸藥轟掉了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瑰寶。爲了炸掉堅硬的花崗石雕像，他們找了很多無辜年輕人拿著炸藥爬到佛像上去安置再引爆，有人從一百多尺高的佛像上頭掉下來兒受傷或死亡，用這種不可思議的狹隘心態來摧毀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，只因爲這是神學士基本教義政權的命令，這種以自我爲中心的作爲，是最恐怖的意識型態。所以，如果我們不能了解自己的起心動念，好好觀照自己的意識，就會做出瘋狂的行爲。

去年九一一事件也是一樣，賓拉登不能夠接受基督教文明，不能夠接受資本主義存在的事實，就把紐約兩座國際貿易大樓當作資本主義的象徵。他要讓資本主義垮掉，他一味在基本教義派的意識中來架構，認爲人要過著非常清苦、清靜的生活，不可以有太多的物欲、太多的需求。這一種宗教觀使得賓拉登組織了「開打」的報復團體，要把雙子星的世界貿易大樓整個摧毀，竟狂妄地認爲他的武力足以摧毀西方世界，他的財富足以對抗美國，他的屬下勇猛得視死如歸。他只看到他動物一般的心，他沒有好好觀照自己的心，他只看到自己，他不管別人的生存。他的心是那麼剛強僵化不可改變，他不能夠自己的心放鬆下來，他不能夠毫無罣礙地接受跟我族群不一樣的生命形式。

## 六、修心得證正覺

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觀心品》接著說：「以是因緣，三界唯心，心名爲地。一切凡夫親近善友，聞心地法，如理觀察，如說修行，自作，教他，讚勵，慶慰，如是之人，能斷二障，速圓眾行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整個宇宙的存在都是以心爲原動力，心怎麼想，就創造出什麼樣的世間來，就呈現什麼樣的世間。這個世間在每一眾生心上所呈現的影像完全不一樣。比如說同樣的一朵花，在不同人心中的影像不一樣，價值不一樣。比如說同樣一朵花，在不同人心中所呈現的影像不一樣，價值不一樣。又比如佛像在佛教徒心中是很神聖的，但是在伊斯蘭教的教徒心中，偶像就是魔鬼，偶像就是邪惡的象徵，因此伊斯蘭教教徒要摧毀偶像是合理的。世界所有宗教裡面，唯一沒有偶像崇拜、唯一絕對不著外相但觀自心的，只有伊斯蘭教。伊斯蘭教沒任何偶像，沒有任何符號，伊斯蘭教堅定要求信徒每一天向著麥加的方向祈禱五次，每一個人一生要朝拜麥一次，它是要讓信徒回歸自己心靈的故鄉，回到自己的原鄉。可是一些基本教義派教徒看不懂《可蘭經》，如同很多基督徒看不懂《聖經》，很多佛教徒看不懂佛經。「三界唯心」，有什麼樣的心，就有什麼樣的三界。如果我們只是觀象而不觀心的話，也會讓狂妄的心，創造出狂妄的三界，那是非常恐怖的。

世間人應該親近善知識，親近有智慧的大修行者，聽聞心地法，知道世間是由心所創的，一切萬法的原動力是來自心識，如理觀察。如什麼理？如心地的理，好好的觀察。我們所要觀的再也不是這座山，再也不是某一個人事物是否合我意，而是要看自己的心是不是安詳，自己的心是不是光明，自己的心是不是有空性，要如理的觀察同樣一個人事物為什麼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價值。同時要如佛法所說的去修行，不僅自己修，還要發菩提心教別人修，讚勵慶慰。如是之人，一定能斷煩惱和所知二障，快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

懂得心地法門，不見得就可以讓生命圓滿。懂得心地法門，還要實踐，這樣子就可以超越一切不同的境界。舉例說，可以吃三百塊的大餐，也可以吃三十塊的陽春麵；可以住五星級的大飯店，也可以在火車站過夜。心超越了人間的不同境遇，超越了種種不同的現象。只要心安定下來，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，即使是遭遇生老病死的變化，即使是眼看他高樓起，眼看他高樓塌，都空花水月無二無別。看到了這些因緣的變化，我們就會知道一切萬法自性空，都可以隨著自己的發心而改變。

## 七、生命總是緣

林主任要我報告個人的生命過程，希望對年輕朋友有點幫助。我是生長在臺南縣白河鎮鄉下的農村子弟，當時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不久臺灣就脫離日本的統治，國民政府來到臺灣。當時在鄉下要接受教育是非常困難的，尤其臺灣沒有工業，所有的經濟都仰賴農業，家父也繼承了少許土地。先祖在明末從福建到臺灣。根據老人家的描述，為著逃避盜匪，也可能是姓鄭的關係，所以被清朝逼迫而躲到深山裡面去了，到我祖父那代才從深山遷出，定居中央山脈腳下的嘉南平原邊緣。

我的二個哥哥讀書還滿認真，他們都上了中學，因此輪到我這個男孩子的老么時，家父就認為三個男孩子總要留下一個克紹箕裘，去耕種家裡那兩三甲土地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多讀書，更不可能接觸高深的佛法、現代的文明或西洋文學種種。我的生涯規畫不是由我來規劃，而是家中長輩規畫的，我是準備要種田的，也許是前世的業力因緣，我就出生在這麼一個佃農的家庭，生命往往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。

## 八、我的恩師

我小時候寫了很多志願，要當蔣總統，要當愛迪生，要當文學家，可是這些都沒有實現。到了小學五級，當時的制度讀初中要參加入學考，我從家裡到鎮上讀書，距離有三公里多，約要走一個小時。當時既沒有路燈，道路也都是碎石子路，途中要經過二座墳場和一條溪。我不可能去補習，尤其是我的長輩是要我種田，不是要我讀書的，所以我一直都沒讀書的好環境，雖然進了小學，卻沒有規畫升學，但我卻是很喜歡讀書，所以我在牽著牛去吃草的時候，或是趕著鵝到外面去吃草的時候、工作的時候，我都是拿著一本書在讀。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書

可讀，所謂書，只不過是哥哥他們留下來的教科書，或好不容易撿到的一張舊報紙。我也很想讀書，很想升學，但沒有人理我。到了五年級結束的時候，我的班導師，騎著腳踏車到我家去，對我祖父和父親說，你們這個小孩子不讓他讀書太可惜了，你們就試試看，讓他考個試，能夠考得上就讓他讀，如果有經濟問題我可以盡力幫忙，如果他考不上初中，那就算了，就讓他種田好了。老師總共來了好幾次，最後我的家人終於同意了，就算放牛吃草，讓我在六年時參加課後輔導。那時候流行補習，督學抓得很嚴。我家住在離學校很遠的鄉下，父母親每一天都要下田工作，晚餐時不可能送便當來，別人在吃飯時，我沒有東西可吃，父母親也沒有零錢給我，我只好溜到校園讀書。就這樣，我考上了最好的初中、高中、大學。

諸位年輕朋友，我可能是化石時代、侏儸紀時代的人。怎麼說呢？我一直到高中畢業，都還沒有看過一場電影，不曉得電影是什麼樣子，也根本沒有什麼零用錢，在上大學之前，一毛零錢都沒花過，一場電影都沒看過，連電話都不會打，這就是我的成長歷程。小學六年級好不容易能補習，別人考初中一定要補習個兩、三年，我沒有機會，我家更沒有那種經濟能力，但只要有書報被我看到，我就抓來讀。六年級第一次月考，我就已經跑到班上第三名，但我連一本參考書都沒有。諸位年輕朋友，我從小學一直到高中都沒有買過一本字典、參考書或課外讀物，但在六年級第一次月考，我就已經考到班上前三名，在學期結束時我幾乎已經是班上第一名了，老師和同學都覺奇怪。

有一次上課，我因早出晚歸就打瞌睡了，臨座的同用手肘推我，老師阻止同學叫醒我，只說「讓他睡吧」，這四個字很簡單，卻給我很大的衝擊。我當時聽了老師這麼體貼的話，反而不好意思醒來，因為我醒來反而讓老師很難堪，所以我就假裝繼續睡覺，過了幾分鐘才醒來。在我們的生長過程當中，長輩、老師、朋友、同事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，我如果沒有遇上充滿愛心的老師，這樣子的一路提攜，我不可能是今天的樣子。師長們從來沒有打過我，在數學或國文課上，最難的題目，往往只有我能夠答得出來。從小我的心就很平靜，就曉得我要幹什麼，雖然長輩給我的生涯規畫是當農夫，可是就因為老師的愛心和用心，我的人生完全有了轉變。

## 九、業精於勤

前面講過我在上大學之前，沒有買過一本字典、參考書或課外讀物，又怎麼增長知識呢？我是在嘉義讀初、高中的，嘉義有一個美國文化新聞處，我常常放學之後，到那兒借英文書來看，一本一本本地背，我的英文是這樣苦讀來的。早自習或午休時間，翻過牆到學校後面的天龍寺去讀佛書，讀的佛書不是很深，但是種下菩提種子。

好不容易嘉義中學讀了六年初、高中，畢業就到臺北讀書，當時到臺北讀書也很不容易，從嘉義搭火車來到臺北要七、八個小時，普通車從一大早出發，到達臺北已經是晚上，鄉巴佬進城，事事都新鮮，彷彿進入夢幻世界，不敢相

信是真的。

## 十、生命的轉折

我記得考上大學之前，還有一次出國的機會，那是高三下學期的時候，當時中華民國和利比亞還有邦交，利比亞政府提供了一筆豐優渥的留學獎學金，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念頭赴考。應考生多達二百多人，大部分是大學生，還有大學畢業的，我一個高三的學生好不容易通過筆試了，這並不是我很厲害，而是說生命裡面有很多無法想像的事。如果當時我跑到利比亞留學，我今天可能是外交官《可蘭經》的學者，或中東問題的專家。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還是非常封閉，尤其是鄉下人從來沒到過臺北，更沒聽過出國是什麼回事，出國要搭船，搭船要遠渡汪洋大海，如果好命的話還可以坐飛機，飛機從天空飛掉下來怎麼辦，家中老人家就說不要跑那麼遠，因此我就沒有出國留學。我很聽老人家的話，老人家說不要去，我就不會去，老人家說要讓我耕田，我就準備種田，老人家說你就姑且試之去考試吧，我就去考試。人生充滿轉折和機會，端視自己準備好了沒有，並在每一個當下如何做抉擇。

## 十一、北上驚險記

考上大學要到臺北唸書更是好事多磨，在高中畢業之前，我只搭過一次火車到臺北參加獎學金留學考試，所以要從嘉義跑到臺北讀書，還真是大事一樁。天未亮就背著棉被、蚊帳、臉盆、衣物出門，當時外出讀書工作都是這樣子，因為家裡比較窮，不可能來臺北買新棉被、新蚊帳、新臉盆、新衣物。那天正逢強烈颱風來襲，我搭的那一班火車，咚咚咚咚好不容易開到大甲溪的橋頭就停下來了。因為洪水沖斷橋墩，而我們前面那班火車的車頭掉下去了，我們這班火車沒有辦法過去，就這樣子拉不隆冬又從大甲溪那邊回到嘉義，等回到家裡已經是半夜了。當我扣扣敲門時，家人問你怎麼又回來了？我說我沒有辦法去臺北，所以就回來了。這個鄉下的小孩子從來沒有見過世面，等颱風過去，折騰了十來天才到臺北，補辦新生註冊，但「新生訓練」結束了，也早就開學，糊裡糊塗進教室上課，什麼都不懂，有如外星人一般。

## 十二、杜鵑花城夢猶存

我讀的是外文系，為著要了解西方的文化、宗教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。我很喜歡文史哲學，可是我覺得做為一個東方人，除了解西方的東西以外，也應該了解一點東方的東西。因為小時候也讀了一些中國的文化思想，我想應該也可以自己讀，可是佛教我還不太懂，因我加入了佛學社，這個因緣讓我一腳踏進佛學天地，終身無法自拔。

小時候我是非常害羞的，老師要我當班長我會拒絕，當班長可是很光榮的事情，但我一站到眾人面前就膽怯，講不出話來，讀大學的時候，我想我一定要對自己的生命進行改造，我愈是不敢講話，就愈要找機會練習講話。這樣做並不

是爲了出風頭，而是不放棄任何因緣自我成長。年輕的朋友請聽清楚，任何的因緣都不要放棄，我們應該不伎不求，不拒不留。當因緣來的時候，我們不拒絕當因緣去的時候，我們不強留。不拒不留就是安分守己，好好觀照自己的心。換句話說，我要做自己的主人，我要挑戰自己的弱點，我既然很害羞，上了大學就要磨鍊自己，克服害羞。

參加佛學社團之後，因爲我很熱愛佛學，學長就讓我當幹部，寒暑假就去臺中蓮社、慈光圖書館參加「大專佛學講座」。在兩個星期的佛學講座之後，我發現生命的存在意義並不是自己要得到什麼，也不是自己要建立多偉大的業或多高的名位，而是要讓自己的生命圓滿。

讓生命圓滿有兩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，多方嘗試生命經驗，多了解世間事，多認識自己的生命存在，多讀書，多做事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更高的層次，稱爲世間法。所謂出世間法，就是不應該以物質、現世、有限的時空爲奮鬥目標，我們要超越人世間，超越這一短短幾十年的有限生命，在生命過程中留下一點對眾生有益的事。我們要了解我們的過去，了解我們的未來，我們要超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限制，自己的存在，昇華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不了解自己生命的存在意義，我們將渾渾噩噩，與禽獸沒有兩樣，只是滿足食色性也的基本需要而已，其他什麼都沒有了。

### 十三、 自我超越的需求

心理學家馬斯洛說人的需求有六個層次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會需求、自尊需求、自我實現的需求、自我超越的需求。自我實現就是利用我們有限的幾十年生命，來成就自己的才華，從藝術上、科技上、哲學上去盡一己之力，奉獻身命於全體眾生。這是第一個昇華生命的法門。第二個法門是自我超越，我們的關注點不只是在自己而已，還要超越自我。我們難道只是爲自己存在而努力就夠了嗎？我們如果只爲自己存在的話，吃飽三餐並不難，得到好的衣食住行其實不難。或者我們的存在難只是爲著家人嗎？只爲著這麼一些有限的人嗎？我們的存在，難道還要在愛恨情仇裡面糾纏嗎？我們的存在，難道還要在情緒的大海中打滾嗎？

兩個星期的佛學講座，打開了我的心胸，告訴我這一輩子不管活多少年，我要關注的，不只是我，也不只是我的家人親友而已，我應該關懷所有的同胞、所有的人類、所有的生命。一切生命包含比我們高的存在形式及比我們低的存在形式，我們都要去關懷。所以，我也對自己有了一個要求，凡是我不會的，一定要去學習，我一定要將生命能量整個發揮出來。雖然我是那麼害羞內向，可是我不拒絕任何因緣，當別人要我當幹部，我就當幹部，當別人要我當學員長，我就當學長，當別人要我當社長，我就當社長，當別人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雖然我還是充滿恐懼不安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能量是無限的，從佛法裡面所得到的智慧告訴我，只要自己的心能夠開放出來，只要自己能夠放下執著放下自己有限的生命存在，就可以發揮無限的能量，能量是無形的，所以是無限的。接受自

我挑戰，就能成就自我。

中學六年我沒有補過習，也沒有什麼書可讀，但只要拿到書，不管是中文或英文，一定一字不漏地從頭背到尾，我的功夫是這樣練來的。我拼命讀書，因為我知道我本來是被安排種田的，若有任可讀書的機會，都不應該錯過。

#### 十四、 種心地的農夫

我要當心地的農夫，我要在自己的心地上好好播種，好好耕耘，更期待自己能在眾生的心地上好好播種，好好耕耘。我不拒不留任何因緣，別人要我做的，我一定盡力做，要我寫文章，我就寫文章，要我翻譯，我就翻譯。我從讀大學到現在，每一個月都寫或翻譯佛學文章，一直沒有停過，讀書、寫作、思維的時間每天都長達十七、八個小時，這就是在磨練自己。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但卻是一個很老實的人，我從佛法裡面知道，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生命侷限在有限的時間、空間中，人生一場空，短幾十年一轉眼就過去了，難道要讓幾十年限定我們的活動空間嗎？

任何因緣都不要放過，好的因緣要掌握，壞的因緣更要掌握。好的因緣可以促使我們成長，可以讓我們安樂，壞的因緣卻能夠挑戰我們，如果沒有這些壞的因緣，我們怎麼能夠成長？曾昭旭教授在他的講綱裡面說，逆境是提煉生命的憑藉。確確實實，所有的壞因緣，正是我們成長的資源，壞因緣讓我們反省。臺灣東海岸為什麼出現那麼雄偉的峭壁、那麼漂亮的海岸，那是因為有太平洋的驚濤駭浪一直不斷的在沖蝕，岩石禁得起考驗，才能雕刻出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，如果海岸抵擋不住侵蝕，就會腐蝕變成沙灘。

壞的因緣，其實是我們最好的老師，幫助我們最大。達賴嘛在他的書中寫過這麼一句話，他最好的老師是中共，是迫害他的人，是讓他流落異鄉、顛沛流離、讓他從一九五九年到在二零零二年還不能回鄉的人。正因為達賴喇嘛能直下承擔，藏傳佛教才能因禍得福，傳遍全世界。

達賴嘛書中還提到一位老喇嘛被紅衛兵抓去勞改十五年，卻絲毫沒有怨恨，反而感激紅衛兵給他修行的機會。這位老喇嘛後來好不容易跑到印度，達賴嘛問他說被紅衛兵抓去勞改有沒有不快樂、傷心過？以下這句話可以看出一位大修行者是怎麼處理橫逆的。那位老喇嘛就跟達賴嘛說：我被關了十五年，我當時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我會不會對中共喪失慈悲心。各位朋友想想看，一位盡折磨、壓迫、剝削的人，失掉了自己的家鄉，失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，失掉了自己的生活的憑藉，被關進勞改營去養豬、去做苦工，這樣子被鞭打十五年，竟然還說我最擔心的事情並不是會被折磨而死，並不是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家鄉，而是會不會對迫害我的人失掉慈悲心。

#### 十五、 慈悲智慧

如果我們不能這樣觀心，不能在心地播下智慧慈悲的種子，一定很怨恨，千方百計想報復，好像基本教義派分子，凡不合乎我理念的，就要報復，就要趕

盡殺絕，佛像再大再莊嚴，在我看來就很礙眼，我就用大炮把你炸掉。

慈悲心這個三個字多重要，爲什麼？我們一般人只要你稍微對我一點不好，我就罵你，就像毒蛇、蟒蛇、眼鏡蛇一樣跳出來跟你搏鬥，做口舌的鬥爭、武力的衝突。但是這位老喇嘛修行工夫很好，他的慈悲心沒有喪失掉，他仍然對他的敵人慈悲以待、寬容以待。他接受現況以後，使得他的修行工夫更加高深，也提昇了自己的生命。這位老喇嘛上個月曾來臺灣，我還親聆他的開示。他已經體悟生命的圓融之道。

爲什麼他能夠用慈悲心來觀照眾生呢？那是因爲他對自己的心照顧得非常好，戒定慧具足，慈悲自然不斷湧出。而我們對自己的心卻沒好好照顧，我們的心總是散亂不堪，像毒蛇一般，動不動就生氣，經常生起傷害人家的念頭。

十六、 心性空寂

修行者

十七、

遭遇任何境界，我們都要觀自己的心，這個境界是因緣所生，我今天之所以有這個果，是因爲我過去做得不夠好，我現在要轉它，怎麼轉？在於自己的心超越一切事物，讓自己的心能夠觀到真正的實相。

周先生在這裡，他的兒子的名字叫大觀，大哉觀也，怎麼觀？這種大觀不是跟小對待的大，如果是與小相對待的觀，還是有瑕疵、有污點、有煩惱的觀，因爲這種小觀不是智慧的觀。真正的大觀，是「周」的大觀，是絕待的、全面的、周延的、沒有任何遺漏的觀，任何一個眾生都是我關懷的對象，任何一個眾生都是我的親人，都是我的恩人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父母親，都是跟我累世有因緣的。任何環境、任何遭遇都南跟我相關的，我是生存在這個無盡的宇宙裡面的一粒沙，我是這一件衣服裡面的一條線、一條絲，你只要稍微一抽動，整件衣服就鬆動了，這才是真正的周。我的生命不僅僅是短短幾十年而已，我是周遍的大，那周遍的大是一種絕對的大，一種超越思想、語言、符號、眼耳鼻喬身意所能夠領會的境界，超越時空，超越我們有限的肉體，超越人的思議，超越文化，超越文明，超越世間及真正的宇宙根念，從佛法裡面去體會人生的昇華，去體會無盡光明，發出無盡的智慧，這就是所謂的大。

我很感激在座的朋友給我這麼寶貴的時間，雖然我的生命不是昇華得很好，可是很高興能親近林主任、許教授，更高興能夠認識周大觀的爸爸，周大觀就當做我今天報告的結語。

諸位年輕朋友，生命很快就會過去了，重要的是自己的心，要好好的觀，不要觀別人的臉色，不要觀這個世間好不好，要觀自己的心有沒有起伏，有沒有散亂。而且觀自己的心，不只是小觀而已，要大觀，那種大觀不是跟小相對待的大，而是周大的觀，謝謝大家。

引言人：

大師就是大師，昨天我們系主任才臨時安排鄭教授談較生活化的命題，而原來準備的是比較學術性的演講，可是對他來說一夜之間馬上做調動，卻順手拈來全不費工夫。

我們剛才聽鄭教授談到他的一些生命，其實與我心有戚戚焉，我也是農家子弟，也是大概相同的一個處境，因為我們年齡層比較近，所以他的一些生命的經驗我都有，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用心、努力以及他下的功夫和成就，都是我沒有的。在這個演講裡面主要談到生命所依的心地，這一個下手的重要工夫就是觀心法門，就佛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，今天鄭教授用很生活化的、很親切的語言做說明，讓我很感動且很有感受。非常謝謝鄭教授對於心地法門的說明，現在我不曉得還有沒有時間，同學有沒有問題，現在還有兩分鐘，不曉得有沒有人要請教鄭教授？沒有，讓我們以熱烈聲謝謝鄭教授。